

# 中东欧国家周报

## 【爱沙尼亚社会周报】

### “保护爱沙尼亚文化”：寻找有效方法

**E-MAP 基金会**

**(2019年9月)**

**Kiadó: Kína-KKE Intézet Nonprofit Kft.**

**Szerkesztésért felelős személy: Chen Xin**

**Kiadásért felelős személy: Huang Ping**



## 【爱沙尼亚】“保护爱沙尼亚文化”：寻找有效方法

1918年2月24日发表的《爱沙尼亚独立宣言》的标题显然是其主要（或许并非唯一）的特点之一。具体而言，宣言的颁布是特殊的，尤其是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还未可知，局势十分复杂。以《爱沙尼亚人民宣言》作为《独立宣言》的标题，表达出爱沙尼亚全国委员会长者理事会（the Council of Elders of the Estonian National Council）是多么希望这个新生国家的《独立宣言》能够载入史册。

一个欧洲小国，可能两年之后才能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却依然要强调国家建设成功的重要基础是爱沙尼亚的多民族社会。1918年，长者理事会以一种罕见的政治诚意宣布，“将保障所有少数民族，包括俄罗斯人、德国人、瑞典人、犹太人和其他境内民族享有的文化自治权”。显然，这一声明的目的是希望所有爱沙尼亚人民都参与到国家建设的进程中。但同时，这种以文化自治为重点的政策并不能一直奏效，不过这不是刚成立不久的年轻的爱沙尼亚的错，因为它极为强大的东部邻国（无论是1922年前的苏维埃俄国还是1923年之后的苏联）让其在宣传俄罗斯时持谨慎的态度。即使在苏联于1920年2月2日与爱沙尼亚签署《塔尔图条约》（*Treaty of Tartu*）、承认爱沙尼亚独立之后，克林姆林宫也从未放弃占领爱沙尼亚，甚至将重新占领这个国家变成一个例行事务。作为1939年所谓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Molotov-Ribbentrop Pact，即《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及其秘密议定书的直接后果，苏联“占领”了爱沙尼亚，并一直持续到1991年苏联解体。

简短的历史概览是本篇特别简报的必要起点，因为笔者将引用爱沙尼亚文化部长托尼斯·卢卡斯(Tõnis Lukas，祖国联盟—共和党)近期就爱沙尼亚国内语言使用发表的重要声明。在发表声明时，这位部长直言不讳，并尽量表现得不像一名通常的政治家那么泛泛而论：

“如果你一直任职的机构只使用其他语言，而不使用爱沙尼亚语，请将这个问题上报给语言监察局(Language Inspectorate)。也许我们需要把语言监察局变成一个语言委员会，赋予其更多权力来整顿秩序。无论如何，我们必须保护我们的语言，密切关注谁移居了爱沙尼亚，这样所有的新移民都能融入当地社会；如果他们无法融入，就应确保他们离开我们的国家。”

不可否认的是，爱沙尼亚语从来没有被该国曾经的占领者公正对待过，这需要由历史因素来解释。历史上，每个占领国都试图对爱沙尼亚人民施加某种程度的“语言压力”。今天，许多爱沙尼亚国民仍然牢记最近一次的占领——即苏联的占领。苏联占领时期的主要特征之一是，爱沙尼亚成为了克里姆林宫俄罗斯化政策的目标，尽管与前苏联的两个最俄罗斯化的加盟共和国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相比，莫斯科针对爱沙尼亚的手段和立场尚不是最严厉、无情的。爱沙尼亚地区曾经历过俄罗斯化政策(即19世纪后叶，俄罗斯帝国时期)，但显然只有在被苏联占领期间爱沙尼亚才涌进了大批讲俄语的移民。苏联解体后，这种语言失衡开始成为爱沙尼亚在社会一体化进程中的一个严重问题。正如所指出的那样，讲爱沙尼亚语的人自然会把他们的语言和文化理解为国家归属感的主要标志，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也是如此。然而，前文提到的文化部长卢卡斯的声明却具有完全不同的内涵。他的声明可以被理

解为, 这名高调的爱沙尼亚政治家并没有致力于解决爱沙尼亚人和居住在爱沙尼亚的俄罗斯人之间日益减少的内部矛盾, 而是要解决更严重的问题。

这可能是因为自爱沙尼亚恢复独立以来, 其政府成员首次就决定让爱沙尼亚的名字闻名全球发表的高调言论。这个言论是针对爱沙尼亚的高等教育和在爱沙尼亚成立的国际化商业机构的。托尼斯·卢卡斯讲话内容如下:

“在市中心的一些场所, 在塔姆萨雷公园 (Tammsaare park), 我不禁像许多人一样怀疑, 这些不能充分融入爱沙尼亚文化的年轻人, 实际上可能是在这里的大学学习核物理的学生; 而那些不愿意学习爱沙尼亚语的移民如果受雇于 Bolt (交通公司) 或 Wolt (订餐公司), 鉴于他们不会讲爱沙尼亚语, 爱沙尼亚人为了拿到食物、信件或者为了打车, 就必须用其他语言与他们交流。”

不可否认的是, 这位部长对“没有充分融入爱沙尼亚文化”提出了公正的观点。然而, 假如他关于“Bolt”和“Wolt”的评论代表的是爱沙尼亚政府的正式立场, 就可能会引起许多在爱沙尼亚经营的国际企业的特别关注, 正是这些国际企业使爱沙尼亚成为发达国家的一部分。例如, Bolt 是一家非常成功的爱沙尼亚初创公司, 在全球 150 多个城市提供服务——从波尔图到努尔苏丹, 从赫尔辛基到悉尼, 从墨西哥城到坎帕拉。该公司的交通平台吸引了戴姆勒 (Daimler)、滴滴出行 (Didi Chuxing) 和其他一些知名全球市场参与者的大笔投资。作为一家迅速发展的国际企业, Bolt 雇佣了许多外国人, 而其中一些人可能并不精通爱沙尼亚语。

第二家被直言不讳的部长提到的大公司是 Wolt——一家芬兰食品递送平台的供应商, 在大约 20 个国家运营, 为大约 300 万名顾客提供服务。同

样，为了确保其进一步的发展，Wolt 雇佣了许多居住在爱沙尼亚但不熟悉爱沙尼亚语的外国人。值得一提的是，卢卡斯部长在声明中没有提到 TransferWise，这是一家在英国注册的在线转账初创公司，由一对爱沙尼亚夫妇于 2011 年创立，到 2019 年他们成为了爱沙尼亚第一富豪。但令人遗憾的是，TransferWise 最大的办公室设在首都塔林，但据推测，该公司的爱沙尼亚员工中有相当多的人不会讲爱沙尼亚语。与此同时，还有一个源于爱沙尼亚的奇迹——Skype，它如今已成为微软公司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微软在爱沙尼亚的办公室位于塔林的南部。如果出于好奇而去了解在爱沙尼亚纳税的微软雇员中，有多大比例是在工作中只讲英语而不会讲爱沙尼亚语的，应该会有新的认识吧？

卢卡斯部长认为“保护爱沙尼亚文化是值得的”，这是一个崇高的愿望。爱沙尼亚是一个独特的国家，是世界公认的文化瑰宝。与此同时，针对“Bolt”和“Wolt”的评论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言论，与如何使爱沙尼亚社会更具凝聚力的决策没有太大关系。这只是一句具有民粹主义的言论，可能会致使一些非常成功的爱沙尼亚企业考虑为其主要的办公室寻找其他场所。这将是爱沙尼亚民族最不希望看到的事态发展之一。爱沙尼亚应该把重点放在推动经济进一步增长和积极有效地融入欧洲共同市场和全球市场。

（作者：E-MAP 基金会，翻译：林佳文，校对：陈思杨，审核：刘绯）